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第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6-0

I. 聊… II. ①蒲… III. 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21 号

Liao Zhai Zhi Yi

聊斋志异 (二)

著 者: (清) 蒲松龄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675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6-0

定 价: 125.00 (全五册)

目 录

卷 三 (续)

西僧	153
老饕	153
连城	155
霍生	158
汪士秀	159
商三官	160
于江	162
小二	162
庚娘	165
宫梦弼	168
鸬鹚	172
刘海石	173
谗鬼	174

泥鬼	175
梦别	175
犬灯	176
番僧	177
狐妾	177
雷曹	180
赌符	182
阿霞	184
李司鉴	186
五穀大夫	186
毛狐	186
翩翩	188
黑兽	190

卷 四

余德·····	192	续黄梁·····	226
杨千总·····	193	龙取水·····	230
瓜异·····	194	小猎犬·····	230
青梅·····	194	棋鬼·····	231
罗刹海市·····	199	辛十四娘·····	232
田七郎·····	204	白莲教·····	238
产龙·····	208	双灯·····	239
保住·····	208	捉鬼射狐·····	240
公孙九娘·····	209	蹇偿债·····	241
促织·····	213	头滚·····	242
柳秀才·····	216	鬼作筵·····	242
水灾·····	216	胡四相公·····	243
诸城某甲·····	217	念秧一·····	245
库官·····	217	念秧二·····	249
鄆都御史·····	218	蛙曲·····	252
龙无目·····	218	鼠戏·····	252
狐谐·····	219	泥书生·····	252
雨钱·····	221	土地夫人·····	252
妾击贼·····	222	寒月芙蓉·····	253
驱怪·····	222	酒狂·····	255
姊妹易嫁·····	224		

卷 五

阳武侯·····	258	武孝廉·····	283
赵城虎·····	259	西湖主·····	285
螳螂捕蛇·····	260	孝子·····	289
武技·····	260	狮子·····	290
小人·····	261	阎王·····	290
秦生·····	262	土偶·····	291
鸦头·····	262	长治女子·····	292
酒虫·····	266	义犬·····	293
木雕美人·····	267	鄱阳神·····	293
封三娘·····	267	伍秋月·····	294
狐梦·····	271	莲花公主·····	297
布客·····	274	绿衣女·····	299
农人·····	274	黎氏·····	300
章阿端·····	275	荷花三娘子·····	301
傅饬媪·····	278	骂鸭·····	304
金永年·····	279	柳氏子·····	304
花姑子·····	279	上仙·····	305

卷 三（续）

西 僧

两僧自西域来：一赴五台；一卓锡泰山。其服色言貌，俱与中国殊异。自言：“历火焰山，山重重，气熏腾若炉灶。凡行必于雨后，心凝目注，轻迹步履之。误蹴山石，则飞焰腾灼焉。又经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际，四面莹澈，似无所隔。又有隘，可容单车，二龙交角对口把守之。过者先拜龙，龙许过，则口角自开。龙色白，鳞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历十八寒暑矣。离西土者十有二人，至中国仅存其二。西土传中国名山四：一泰山，一华山，一五台，一落伽也。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观音、文殊犹生。能至其处，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

老 饕

邢德，泽州人，绿林之杰也。能挽强弩，发连矢，称一时绝技。而生平落拓，不利营谋，出门辄亏其资。两京大贾，往往喜

与邢俱，途中恃以无恐。会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资，邀同贩鬻。邢复自罄其囊，将并居货。有友善卜，因诣之。友占曰：“此爻为‘悔’，所操之业，即不母而子亦有损焉。”邢不乐，欲中止，而诸客强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腊将半，匹马出都门。自念新岁无资，倍益快闷。

时晨雾濛濛，暂趋临路店，解装觅饮。见一颀白叟，共两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黄发蓬蓬然。邢于南座，对叟休止。僮行觞，误翻拌具，污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捧巾持帨，代叟揩拭。既见僮手拇俱有铁箭镞，厚半寸；每一镞，约重二两余。食已，叟命少年，于革囊中探出镞物，堆累几上，称秤握算，可饮数杯时，始緘裹完好。少年于枥中牵一黑跛骡来，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马相从，出门去。两少年各腰弓矢，捉马俱出。邢窥多金，穷眈旁睨，馋焰若炙。辍饮，急尾之。视叟与僮犹款段于前，乃下道斜驰出叟前，紧衔关弓，怒相向。叟俯脱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识得老饕也？”邢满引一矢去。叟仰卧鞍上，伸其足，开两指如箝，夹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须而翁手敌？”邢怒，出其绝技，一矢刚发，后矢继至。叟手掇一，似未防其连珠。后矢直贯其口，踣然而堕，衔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谓其已毙，近临之。叟吐矢跃起，鼓掌曰：“初会面，何便作此恶剧？”邢大惊，马亦骇逸，以此知叟异，不敢复返。

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纲纪，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气始得扬。方疾骛间，闻后有蹄声，回首，则僮易跛骡来，驶若飞。叱曰：“男子勿行！猎取之货，宜少瓜分。”邢曰：“汝识‘连珠箭邢某’否？”僮云：“适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扬，又无弓矢，易之。一发三矢，连蹙不断，如群隼飞翔。僮殊不忙迫，

手接二，口衔一。笑曰：“如此技艺，辱寞煞人。乃翁惚遽，未暇寻得弓来。此物亦无用处，请即掷还。”遂于指上脱铁钏，穿矢其中，以手力掷，呜呜风鸣。邢急拨以弓，弦适触铁钏，铿然断绝，弓亦绽裂。邢惊绝。未及覷避，矢过贯耳，不觉翻坠。僮下骑，便将搜括。邢以弓卧挞之。僮夺弓去，拗折为两，又折为四，抛置之。已，乃一手握邢两臂，一足踏邢两股，臂若缚，股若压，极力不能少动。腰中束带双叠，可骈三指许。僮以一手捏之，随手断如灰烬。取金已，乃超乘，作一举手，致声“孟浪”，霍然径去。

邢归，卒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讳。此与刘东山事盖仿佛焉。

连 城

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淹蹇。为人有肝胆，与顾生善。顾卒，时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终于任，家口淹滞不能归，生破产扶柩，往返二千余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连城，工刺绣，知书。父娇保之。出所刺“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生献诗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又赞挑绣之工云：“绣线挑来似写生，幅中花鸟自天成。当年织锦非长技，幸把回文感圣明。”女得诗喜，对父称赏，父贫之。女逢人辄称道。又遣媼矫父命，赠金以助灯火。生叹曰：“连城我知己也！”倾怀结想，如饥思啖。

无何，女许字于嵯贾之子王化成，生始绝望，然梦魂中犹佩戴之。未几，女病瘵，沉痾不起。有西域头陀，自谓能疗，但须

男子膺肉一钱，捣合药屑。史使人诣王家告婿。婿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也？”使返。史乃言于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闻而往，自出白刃，刳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合药三丸，三日服尽。疾若失。史将践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讼官。史乃设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负大德，请以相报。”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拂袖而归。女闻之，意良不忍，托媼慰谕之。且云：“以彼才华，当不久落。天下何患无佳人？我梦不祥，三年必死，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不谐何害？”媼代女郎矢诚自剖。生曰：“果尔，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媼既去，逾数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归，睨之。女秋波转顾，启齿嫣然。生大喜曰：“连城真知我者！”会王氏来议吉期，女前症又作，数月寻死。生往临吊，一痛而绝。史舁送其家。

生自知已死，亦无所戚。出村去，犹冀一见连城。遥望南北一道，行人连续如蚁，因亦混身杂迹其中。俄顷，入一廨署，值顾生，惊问：“君何得来？”即把手将送令归。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顾曰：“仆在此典牍，颇得委任，尚可效力，不惜也。”生问连城。顾即导生旋转多所，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泪睫惨黛，藉坐廊隅。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生告顾曰：“有事君自去，仆乐死不愿生矣。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行与俱去耳。”顾诺而去。白衣女郎问生何人，连城为缅述之。女郎闻之，若不胜悲。连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宾娘，长沙史太守女。一路

同来，遂相怜爱。”生视之，意太怜人，方欲研问，而顾已返，向生贺曰：“我为君平章已确，即教小娘子从君返魂，好否？”两人各喜，方将拜别，宾娘大哭曰：“姊去，我安归？乞垂怜救，妾为姊捧帨耳。”连城凄然，无所为计，转谋生。生又哀顾，顾难之，峻辞以为不可。生固强之。乃曰：“试妄为之。”去食顷而返，摇手曰：“何如？诚万分不能为力矣！”宾娘闻之，宛转娇啼，惟依连城肘下，恐其即去。惨怛无术，相对默默，而睹其愁颜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顾生愤然曰：“请携宾娘去，脱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宾娘乃喜，从生出。生忧其道远无侣。宾娘曰：“妾从君去，不愿归也。”生曰：“卿大痴矣。不归，何以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复走避，为幸多矣。”适有两媼摄牒赴长沙，生属之，宾娘泣别而去。

途中，连城行蹇缓，里余辄一息，凡十余息，始见里门。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默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连城曰：“谚有之：‘丑妇终须见姑嫜。’戚戚于此，终非久计。”乃促生入。才至灵寝，豁然顿苏，家人惊异，进以汤水。生乃使人要史来，请得连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从其言。方舁入室，视之已醒。告父曰：“儿已委身乔郎矣，更无归理。如有变动，但仍一死。”史归，遣婢往役给奉。王闻，具词申理，官受赂，判归王。生愤懣欲死，亦无之奈何。连城至王家，忿不饮食，惟

祈速死。室无人，则带悬梁上。越日，益惫，殆将奄逝。王惧，送归史。史复异归生。王知之，亦无如何，遂安焉。连城起，每念宾娘，欲遣信往侦之，以道远而艰于往。一日，家人进曰：“门有车马。”夫妇出视，则宾娘已至庭中矣，相见悲喜。太守亲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赖君复生，誓不他适，今从其志。”生叩谢如礼。孝廉亦至，叙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异史氏曰：“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己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亦可慨矣！”

霍生

文登霍生，与严生少相狎，长相谑也。口给交御，惟恐不工。霍有邻姬，曾与严妻导产。偶与霍妇语，言其私处有赘疣。妇以告霍。霍与同党者谋，窥严将至，故窃语云：“某妻与我最昵。”众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阴侧有双疣。”严止窗外，听之既悉，不入径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伏撈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严而白其诬矣。

严妻既死，其鬼夜哭，举家不得宁焉。无何，严暴卒，鬼乃不哭。霍妇梦女子披发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欢乐耶？”既醒而病，数日寻卒。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以掌批其吻。惊而寤，觉唇际隐痛，扪之高起，三日而成双疣，遂为痼疾。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

异史氏曰：“死能为厉，其气冤也。私病加于唇吻，神而近于戏矣。”

邑王氏，与同窗某狎。其妻归宁，王知其驴善惊，先伏丛莽

中，伺妇至，暴出；驴惊妇堕，惟一僮从，不能扶妇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妇亦不识谁何。王扬扬以此得意，谓僮逐驴去，因得私其妇于莽中，述裙裤履甚悉。某闻，大惭而去。少间，自窗隙中见某一手握刀，一手捉妻来，意甚怒恶。大惧，逾垣而逃。某从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尽力极奔，肺叶开张，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

汪士秀

汪士秀，庐州人。刚勇有力，能举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余，过钱塘没焉。积八九年，汪以故诣湖南，夜泊洞庭。时望月东升，澄江如练。方眺瞩间，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铺水面，略可半亩。纷陈酒饌，饌器磨触作响，然声温厚，不类陶瓦。已而三人践席坐，二人侍饮。坐者一衣黄，二衣白，头上巾皆皂色，峨峨然下连肩背，制绝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闻黄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饮。”白衣者曰：“此夕风景，大似广利王宴梨花岛时。”三人互劝，引觥竞浮白。但语略小，即不可闻。舟人隐伏，不敢动息。

汪细审侍者，叟酷类父，而听其言，又非父声。二漏将残，忽一人曰：“趁此明月，宜一击球为乐。”即见僮没水中，取一圆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银满贮，表里通明。坐者尽起。黄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余，光摇摇射人眼。俄而确然远起，飞堕舟中。汪技痒，极力踏去，觉异常轻软。踏猛似破，腾寻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败我清兴？”叟笑曰：

“不恶不恶，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语戏，怒曰：“都方厌烦，老奴何得作欢？便同小乌皮捉得狂子来；不然，胫股当有椎吃也。”汪计无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

倏见僮叟操兵来。汪注视，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儿在此。”叟大骇，相顾凄断。僮即反身去。叟曰：“儿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于榴，攫叟出。汪力与夺，摇舟断缆。汪以刀截其臂落，黄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刳其颅，堕水有声；哄然俱没。方谋夜渡，旋见巨喙出水面，深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响。俄一喷涌，则浪接星斗，万舟簸荡。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举一以投，激水雷鸣，浪渐消；又投其一，风波悉平。

汪疑父为鬼。叟曰：“我固未尝死也。溺江者十九人，皆为妖物所食，我以蹋圆得全。物得罪于钱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鱼精，所蹴鱼胞也。”父子聚喜，中夜击棹而去。天明，见舟中有鱼翅，径四五尺许，乃悟是夜间所断臂也。

商三官

故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谑忤邑豪，豪嗾家奴乱捶之，舁归而死。禹二子：长曰臣；次曰礼；一女曰三官。三官年十六，出阁有期，以父故不果。两兄出讼，经岁不得结。婿家遣人参母，请从权毕姻事。母将许之。女进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礼者？彼独无父母乎？”婿家闻之，惭而止。无何，两兄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三官曰：“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骸骨暴露，于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

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惭恚，惟恐婿家知，不敢告族党，但囑二子冥冥侦察之。几半年，杳不可寻。

会豪诞辰，招优为戏。优人孙淳，携二弟子往执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词清彻，群赞赏焉；其一李玉，貌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辞以不稔。强之，所度曲半杂儿女俚谣，合座为之鼓掌。孙大惭，白主人：“此子从学未久，只解行觞耳。幸勿罪责。”即命行酒。玉往来给奉，善觐主人意向。豪悦之，酒阑人散，留与同寝。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语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尽遣诸仆去，独留玉。玉伺诸仆去，阖扉下榷焉。诸仆就别室饮。

移时，闻厅事中格格有声。一仆往覘之，见室内冥黑，寂不闻声。行将旋踵，忽有响声甚厉，如悬重物而断其索。亟问之，并无应者。呼众排闥入，则主人身首两断；玉自经死，绳绝堕地上，梁间颈际，残绠俨然。众大骇，传告内闼，群集莫解。众移玉尸于庭，觉其袜履虚若无足。解之，则素舄如钩，盖女子也。益骇，呼孙淳研诘之，淳骇极，不知所对。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愿从寿主人，实不知从来。”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暂以二人逻守之。女貌如生；抚之，肢体温软。二人窃谋淫之。一人抱尸转侧，方将缓其结束，忽脑如物击，口血暴注，顷刻已死。其一大惊，告众。众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问臣及礼，并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载矣。”俾往验视，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领葬，敕豪家勿仇。

异史氏曰：“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

于 江

乡民于江，父宿田间，为狼所食，江时年十六，得父遗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寝，潜持铁槌去，眠父所，冀报父仇，少间，一狼来，逡巡嗅之，江不动。无何，摇尾扫其额，又渐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动。既而欢跃直前，将齧其领。江急以锤击狼脑，立毙。起置草中。少间，又一狼来，如前状，又毙之。以至中夜，杳无至者。忽小睡，梦父曰：“杀二物，足泄我恨。然首杀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坚卧以伺之。既明，无所复得。欲曳狼归，恐惊母，遂投诸智井而归。至夜复往，亦无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来，啮其足，曳之以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将齧腹。江骤起锤之，仆；又连捶之，毙。细视之，真白鼻也。大喜，负之以归，始告母。母泣从去，探智井，得二狼焉。

异史氏曰：“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

小 二

滕县赵旺，夫妻奉佛，不茹荤血，乡中有“善人”之目。家称小有。一女小二，绝慧美，赵珍爱之。年六岁，使与兄长春，并从师读，凡五年而熟五经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长于女三岁，文采风流，颇相倾爱。私以意告母，求婚赵氏。赵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许。未几，赵惑于白莲教。徐鸿儒既反，一家俱陷为贼。小二知书善解，凡纸兵豆马之术，一见辄精。小女子师事徐者六人，惟二称最，因得尽传其术。赵以女故，大得委任。

时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论婚，意不忘小二也。潜亡去，投徐麾下。女见之喜，优礼逾于常格。女以徐高足，主军务，昼夜出入，父母不得闲。丁每宵见，尝斥绝诸役，辄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来，卿知区区之意否？”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龙，所以故，实为卿耳。左道无济，止取灭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从我亡，则寸心诚不负矣。”女怵然为间，豁然梦觉，曰：“背亲而行，不义，请告。”二人入陈利害，赵不悟，曰：“我师神人，岂有舛错？”女知不可谏，乃易髻而髻。出二纸鸢，与丁各跨其一，鸢肃肃展翼，似鹞鹞之鸟，比翼而飞。质明，抵莱芜界。女以指拈鸢项，忽即敛堕，遂收鸢。更以双卫，驰至山阴里，托为避乱者，僦屋而居。

二人草草出，嗇于装，薪储不给，丁甚忧之。假粟比舍，莫肯贷以升斗。女无愁容，但质簪珥。闭门静对，猜灯谜，忆亡书，以是角低昂。负者，骈二指击腕臂焉。西邻翁姓，绿林之雄也。一日，猎归。女曰：“‘富以其邻’，我何忧？暂假千金，其与我乎？”丁以为难。女曰：“我将使彼乐输也。”乃剪纸作判官状，置地下，覆以鸡笼，然后邀丁登榻，煮藏酒，检《周礼》为觴政：任言是某册第几页，第几人，即共翻阅。其人得食旁、水旁、酉旁者饮，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适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满促觥。女乃祝曰：“若借得金来，君当得饮部。”丁翻卷，得“鳖人”。女大笑曰：“事已谐矣！”滴沥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族，宜作鳖饮。”方喧竞所，闻笼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启笼验视，则布囊中有巨金，累累充溢。丁不胜愕喜。后翁家媪抱儿来戏，窃言：“主人初归，篝灯夜坐。地忽爆裂，深不见底，一判官自内出，言：‘我地府司隶也。太山帝君会诸冥